

难缠俏娇娘

1247.5/2380

难缠俏娇娘

心 娅 著



10396735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【陕】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：张仪贞

爱火情深系列

难缠俏娇娘

(台湾)心 姪 著

*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西安北大街 131 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128 千字

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80605-361-1/I·309

定价：9.80 元

盛唐,玄宗皇帝在位,四方来朝、海内外歌舞升平。

这里是首都长安,明德门外的马球场上,彩旗招展,传来阵阵的战鼓声及隆隆号角声,场上宁王府的马球队正和信王府的球队举行比赛。

骑手们穿著五彩斑斓的锦衣,手持球杖,一下子俯身仰击,一下子旁敲侧击,追逐著那个如拳头大小、用硬木制成的红色小球。

宁王府的主力大将是大名鼎鼎的宇文恺,他身高七尺,比同队的每一个人都高,剑眉星目,英姿飒爽;喜欢穿白色的球衣,只见他在马上翻上翻下,一会儿像旋冲腾的激流,一会儿像席卷大地的暴风,忽左忽右,疾如闪电。球场上,呼叫声、马嘶声、鼓号声、喝采声,混成一片,令人惊心动魄。

球赛结束,宁王府小胜。宇文恺下马,率领十五名球员上前领赏,并接受数千观众的欢呼。

难缠俏娇娘

宁王十分高兴,因此送给爱将宇文恺一匹以四百疋绢跟回纥交换而得的千里马“轻雪”。其实,他不是球场上人人注目的焦点,更是歌台舞榭、酒肆茶馆中许多歌伎喜欢谈论的话题对象。宇文恺似乎并不在意周边的欢呼叫好声,他早已把目光集中在那匹“轻雪”上,爱惜地抚摸着、赏玩著它的毛色,汗珠在阳光下闪耀,和他温雅的笑容相辉映。

* * *

西市最热闹的兴德街上,李家布庄的招牌高悬著,今日生意较清淡,否则,李家大小姐就没空坐在厢房里唉声叹气了。

李家布庄的千金是李季兰,她的父亲前些年患了一种怪病,双腿逐渐瘫痪而没办法走路,人则时而清醒时而

难缠俏娇娘

昏剩，偌大的一盘布庄生意便逐渐交由女儿掌理。

前头是布庄，穿过花木扶疏的中庭，季兰所住的厢房便在内院。

季兰的叹气声，在安静的午后听来格外清晰。

这时，一阵脚步声传来，她急忙起身，以为是布庄来了客人，侍女青青来请她去招呼。不料却是打小一块长大的秋水姑娘。

说起秋水，不禁令人替她惋惜，原来秋水是玄武坊附近一家酒肆老板的女儿，长得也颇标致的，不过家中生意总是得照应些，于是不免也得陪著公子哥儿们喝喝几杯，本也无妨，但年纪到了要说媒时，好人家的公子可就却步了。幸亏秋水是乐天派，她倒觉得现在生活颇为自由自在，好男人自己物色不就得了；何必一定要央人说媒？

季兰虽不知秋水来意，仍堆起笑意相迎，毕竟生意一忙，也好久没空和好友说说体己话了。

难缠俏娇娘

秋水走过小厅，挑起布帘，由好友斜倚在柱上的头、
垮垮的肩，已可感觉到季兰今天的心情可能并不顶好。

但她怎么也没料到，当她绕到季兰身前，竟然发现好
友正默默垂泪。

“怎么了，季兰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秋水抓住她的手，急
急地问。

“是伯父他？”秋水在小桌旁坐下，急著追问。

季兰到门口吩咐下人泡茶，走日来。“家父很好，可
是我有一些事”看见秋水眼中的紧张，她赶忙补充。“你
别紧张，是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的事。”

“我说，兰姑娘，阁下就别再卖无谓的关子了。憋死
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”秋水催促著她。

“一点也没有，而且，我若再不找人商量，我自己也要
憋死了。”

门上传来轻扣，是丫划送茶食进来。季兰待青青退

难缠俏娇娘

下,并把门关好才说:“你还记得我二姑妈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夏虎吧?”

“我怎么忘得了？人家说伴君如伴虎，府上这一只可是真正的恶虎。”秋水用细致的竹签叉起一块绿豆糕，放进嘴里。

季兰为秋水倒了一杯茶。

“咱俩小时候，早上被他吓，中午遭他唬，傍晚还得挨他陷害；不是辫子被扯散，就是头上挨石块。这会儿那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又想了什么鬼花样来欺负你？”秋水不平地说。

“他要娶我为妻。”

“嘎”秋水一口茶差点喷出来，她拍著自己的胸口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二姑妈昨天带他来看我爹，哼”季兰喝口茶，才又往下说：“他一进门就直勾勾看著我，我就知道他又要使

难缠俏娇娘

坏了。爹和他们在屋里谈了许久，晚上爹便告诉我，他的身体不好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留下我是他最不放心的人事。”

“伯父这些年的确吃了不少苦，难怪他要担心你。”

“可是，我们一直过得很好，不是吗？”季兰揩揩眼睛，不希望流露软弱的样子。“他教我做生意，我认真的学，他不管事的时候，大家也都知道找我是一样的。他有什么好不放心的？”

“天下的父母都希望儿女早早成家。”秋水感叹自己自小在酒肆帮忙，环境复杂了，想要单纯都很困难。

“话是不错，可是爹那亲上加亲的想法，却让我受不了。”季兰低下头看著杯里。“夏虎是个猥琐的人，夏家的家业已被他败得差不多，如今他又把脑筋动到我家来。”

“伯父不会那么糊涂吧？他又不是不清楚夏虎的劣迹。”

难缠俏娇娘

“令我担心的正是这一点，我爹不知是病昏了，还是脑筋已不管用，他只认得他的二姊，而且完全听信她说儿子是如何如何杰出的话；对我的看法都不理会。我是担心他会一意孤行。”

“他已答应了吗？”

“口头上同意了。”季兰心烦气躁地把一块绿豆糕压得粉碎。

“你可以不答应呀！”

“我当然不答应，但情形还是一样。”季兰以竹签沾了茶，在桌面上划许多小圈圈，一个困住另一个。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夏虎一向横行霸道，而且有许多狐群狗党在为他撑腰，我爹既已答应，他便可以名正言顺的来娶亲。我若不从，他会找一群人下手来抢，所以，结果还是一样。”季兰恨恨地扔下竹签。

难缠俏娇娘

“想来他真是卯上你了。”秋水说。

“还有布庄这一盘生意。”

“我想也是，还不就是为二这个吗？他还不用亲自打理，有你掌理一切，他须由帐房挖钱，天天去玩狗赌马，多么稳赚不赔。难怪他要坚持，如果换作是我，早就连夜把你抢回家去了。”

“嘿，你是帮我还是帮他呀！”季兰推了好友一把。

“当然是帮你呀，谁让你的条件那么好，叫人不娶你也不行。”秋水回捏了禾兰一把。

“条件好？是呀，要是……”季兰撑著下巴，陷入沉思状态。

“唉，兰大小姐，你知道我一向是一条肠子通到底，想到什么就说出来一起杆磨吧。”

“秋水，你说我条件好，所以夏虎当然不可能放过我，对不对？”

难缠俏娇娘

“对呀。”

“那么，我只要把我的条件弄成不好，他就会放过我了，对不对？”季兰越想越兴奋，人也坐不住而开始踱步。

“也不一定！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比如，你很美，可是就算你要是把自己毁了容、弄成丑八怪，他还是会要跟你成亲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季兰停下脚步问。

“因为你所带来的好处，还是大过那些坏处。难看一点有什么关系？甚至更好，你少招蜂引蝶，而他有藉口去寻花问柳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吗？”季兰像泄了气的皮囊，瘫坐下来。

“布庄这一盘生意也是吸引他硬要结亲的主要条件，可是布庄和你又是合而为一，分不开力。”

“我又不可能不照顾我爹，而自己逃走。”

难缠俏娇娘

“我看哪，夏虎就是因为这些弱点而吃定了你。”秋水

认真地思考，却仍找不到正确的出路。

“有什么情况是好处再多、一个男人也避之唯恐不及的？”季兰竭力想在一片混沌中找到光明。

秋子叫了出来。“有了！不明不白大个肚子的女人。

那样一来，就算虎想要马虎的凑和一下，我看他娘也不会准你进她夏家的门。”

“这个主意好！可是，那样就真的很难看了，我的样子会很难看，名声也很难看，但是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来找我麻烦。”

“起码夏虎不会。如此窝囊的事，他会被朋友取笑一辈子。”

“那时，我便可以随我喜欢的照顾布庄生意、照顾我爹、照顾那个孩子，过我自己想过的日子。哗，那种生活真好，不用再想夏虎或任何人。”季兰的眼睛都亮了，但她

难缠俏娇娘

随即脸色一沉。“可是，这种事要怎么办到呀？”

“找个男人帮忙，不就得了！”

“没错，而且他不能是我们已经认识的人，最好是以
后也不会再碰上的人。”

季兰毕竟长年跟随父亲做生意，很快就抓住重点开始筹划。

“对了。而且，他应该是健康而强壮的；毕竟，我这一生或许只生这个孩子。俊不俊，我倒不苛求”

“你这样的描述，分明就是大楷！”秋水跳了起来，脑筋飞快地动著。

“什么大楷？秋水，你在胡什么？怎会扯到书法去了？”

“天哪，季兰！你竟然连大楷是谁都不知道？”

“大楷是个人？”

“他是宁王府马球队的主将，本名叫宇文恺，大楷是

难缠俏娇娘

他的绰号，你刚才列举的那些条件，他都符合；外加俊朗无人能比。”

“少来了，秋水，听奕这口气分明是你喜欢他？”季似笑非笑地看著她。

“我的壅吾欢他，可是，妹亘息呀郎无情。但他似乎很符合你的要求，你不认识他，他也不认识你，将来也不见得会再碰面。”秋水对自己竟然想得出如此妙计，真是大得意了。

“我是不像你认识那么多人，但是你会想到这个人选？”

“因为……好吧，告诉你无妨，因为大楷的生日快到了……”

季兰愈听愈迷糊。“好妹妹，你就饶了我吧！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秋水便把上午在酒肆发生的事说了一遍。

难缠俏娇娘

早上，秋高气爽，宁王府所属球队的骑手韩棚、侯希逸和许俊正在靠近玄武坊的西市一家酒肆喝酒。

秋水刚为他们唱完一首歌，放下琵琶，挽起宽袖为眼前三名俊俏男儿斟酒。

她站起身，且微微弯腰，胸下紧系的宽带将两片雪白的酥胸由时下流行的袒领往外挤。在为坐于对面的许俊奉酒时，故意微压坐在右边的侯希逸撑著额头的手臂，柔软嫩白的皮肤微露，她娇声说：“真要送一个美女给大楷过生日呀？”

秋水的微露酥胸，让坐在左边的、一向颇有文才的韩棚看得忘我，想到一句诗：粉胸半掩疑暗雪；而几乎忘了回答秋水那随著媚眼一扫而来的问话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他微红著脸，有点不好意思。

“我是问，你们当真想送一个美女为大楷做寿？”秋水娇啾道。

难缠俏娇娘

“死蜥蜴！你又何必挑人家的语病。”秋水一个粉拳击在侯希逸壮硕的肩膀上。“我从小家贫，没法像你们一

“可是，秋水啊，你能把诗唱得那么动听其实更难得呢，若没有你们一再的传唱，谁会晓得谁写了什么好诗？”

韩棚摇摇晃晃的起身朝秋水一拜。“让我代所有的诗人谢谢你们！”

秋水得意地看著侯希逸，拿起酒壺為韓棚斟酒。“我們才要謝謝韓先生那些好詩呢，寫出像春城無處不飛花這樣的千古佳句，不容易呢。”

她甩甩袖子,开始清唱韩翎所写,著名的“寒食”。

春城无处不飞花，

寒食东风御斜柳。

难缠俏娇娘